

苏雪林小说

蝉蛻

冰心
书灵

名誉主编

主编

虹影丛书



1.7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I246.7

591

苏雪林小说



蝉

编

选

柳

珊

蛻



A0910521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虹 影 丛 书
民 国 女 作 家 小 说 经 典

苏雪林小说

蝉 蛻

编 选 柳 珊

责任编辑 陈宁宁

装帧设计 姜 明

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

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开本 850×1092mm 32 开 插页 4

字数 115,000

版别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

书号 ISBN 7-5325-2638-0/I · 1335

地址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

印刷 上海交通大学印刷厂

印张 5.875

印数 1-5,000

版次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 12.20 元

□ 母 □ 亲 □ 的 □ 南 □ 归 □

醒秋一夜翻来覆去地不曾好好安睡。她本来是和母亲对床而眠的，母亲的床，和她的床，相去不过六七尺远。她听见母亲帐中微微有鼾声，很调匀，很沉酣，有时衾褥轻轻转动一下，像母亲在梦中翻身，知道母亲正在沉睡。平常的时候，醒秋若是睡不着，必定唤醒母亲，母女两个谈谈日间的事，或过去的一切，消遣那漫漫的长夜；但今天晚上，醒秋却不敢唤她，因为母亲明天要乘火车到天津，到天津后改搭海轮回南，在路上有几天难受的颠顿，所以今夜必得让母亲好好安睡。

醒秋越是睡不着，心里便越是烦躁，她血管里的血也像她脑海里的思潮一般，翻腾进沸个不住，结果浑身发热，太阳穴的筋掣掣地跳动，再也不能在被窝里躺着了。她轻轻掀去被的半边，将身子靠着枕头坐起，两眼望着那微朦夜色的纱窗，一动不动地发怔。

这时候，胡同里的车马声和远处喧哗的市声，早已寂

静，不过有时听见巡警喝问半夜尚在街上游行的人，又远处风送来的几阵狗吠和一声两声小孩的啼哭，除此之外，外边真是万籁俱绝，大地像死了一般。但室中各种细微的声音，却真不少：桌上时钟的滴答滴答，过于干燥的板壁毕毕剥剥地爆裂，鼠儿悉悉索索的走动，飞虫头触窗纱，咚咚似小鼓的响……这些声音，白昼未尝没有，但我们偏偏听不见，更深夜静之际，便加倍的响亮与清晰，一一打入人的耳鼓。这才知道：白昼是“色”的世界，黑夜呢？应该说是“声”的世界了。

醒秋记得去年故乡山中，和母亲睡在她家一间所谓“绿槐书屋”中避暑。那间书屋，是醒秋的祖父在浙江做官时寄钱回家建筑以为归老之计的，位置在半山间。开窗一望，一座十几丈高的青山，几乎伸手可以摸到，松影绿压屋檐，潺湲的清泉似乎在枕畔流过。这清绝的影与声，往往把她携带到一个不可知的梦和诗的世界里去。

一夜，醒秋睡不着，便下床打开窗子，向外眺望。那夜的景色直教她永远难于忘却。天粘在四周山峰上似一张剪圆的暗云蓝纸，没有月光，但星光分外明朗，更有许多流萤，飘忽来去，像山的精灵们秉着炬火跳舞，满山熠熠烁烁，碎光流动。夜已三更，空间非常寂静，也没有一丝风，而耳中却听见四山幽籁、萧萧、瑟瑟、寥寥、飕飕，如万箔春蚕之食叶，如风水相激越，如落叶相擦磨。泉声忽高忽低，忽缓忽急，做弄琤琮曲调，与夏夜虫声，齐鸣竞奏。这些声响都像是生命和情感似的，白昼潜伏着，一到夜间便像被什么神秘的金刚钻解放了它们的灵魂，在黑暗中一齐活动起来了。

醒秋的心和耳也似乎得了什么神通，凡世间不能和不易听见的声音，她此时居然能够听见。她仿佛听见松梢露珠的下坠，轻风和树叶温柔的亲吻，飞虫振翅的薨薨之声，繁星的絮语，草木的萌芽，宇宙大灵的叹息。

她坐在窗前，整个身心，沉浸在空灵凄清的感受里，一直到天明。

“明天母亲就要回南去了！”醒秋心里这样想念着，不觉涌起无限恋别的情绪。她的母亲一生没有到过北京，这次为醒秋的三弟完婚，才特别和父亲到京里来。婚事完毕以后，本想在北京好好逍遥一下，因为母亲半生生命都已消磨于大家庭家务的忙碌中间，难得有几时清闲岁月让她享受的。但她在北京还未住上一个月，祖母却于南方的故乡不住寄信催她回去，说家务没有人照管，她自己又上了年纪，不能操劳的了。母亲对于祖母一向是绝对服从，奉了严符之后，只好和此生必不能再来的北京作别，决定了南归之计。

醒秋那时在北京高等女子师范读书，因离家太远，只能暑假回乡一次。这一年母亲到京，她没回乡，由学校搬出来和母亲同住。母亲那时是寄居于一个表亲家里——这个表亲论行辈是醒秋的叔父——父亲却寄住在同一条胡同的某一亲戚家。

醒秋越想越清醒起来，不由得把母亲的生平作了一个全盘的检讨。她自己是廿世纪的人，她母亲则是十九世纪的人。十九世纪的欧美正走入一个国力鼎盛，文化猛进的新时代，中国则仍然处于腐旧势力压制之下。但政治上的变动已是很大，经过洪杨的大乱，满清政府的权

力已大部分移到汉人手中；鸦片之役，外国的坚船利炮，撞开了中国的门户；甲午之战，满清帝国的纸老虎又给人家一下子戳穿，戊戌维新失败，人民对于清廷更失去了最后的希望。革命的种子很快的散播开来，举义之事，此起彼落，暗杀之举，层出不穷，使得满清政府手忙脚乱，无法应付，及辛亥的霹雳一声，武昌事起，而爱新觉罗氏二百六十年的统治，便土崩瓦解了。

但是，政治的变革，虽然发展得如火如荼，一般社会却还是死气沉沉，受着传统礼教观念，宗法制度的支配。皇帝虽然已从宝座上颠覆下来，家庭尊长的地位，仍然巩固得铁桶相似。“父要子死，子不敢不死”虽然不过是句空洞的话，但也是一条不成文的法律。一个诗礼之家，倘使父母真要儿女去死，做儿女的恐怕也只有乖乖儿的献出他们的生命。翁姑对于儿媳，也如父母之于子女，掌握着无上的权威。但两者相较，翁姑又不如父母。因为后者义属亲子，有骨肉情感的维持，而前者则本为异姓，仅凭名义相结合。若位居尊长的一辈，滥用他们的权威，那末，卑幼一辈的命运便够悲惨了。舅翁与姑嫜两者相较，姑又不如舅。男人的心胸阔大，阖内之事，他们也不便多所干涉，惟有那做婆的，终日与媳妇厮守在一起，旧式妇女，多不读书，不明大义，气量又比男性天然来得仄狭、自私、琐碎、喜于猜忌，她对于一个媳妇，若感觉不满意，磨折起来，那简直是附骨之疽，疗之不愈，剜之不可，一直要挨到那做婆的两脚一蹬，那做媳妇的才有出头之日。

历史上姑媳间的悲剧，像孔雀东南飞那首长诗主角刘兰芝，陆放翁之妻唐氏，都是比较著名的。若把那几千

年间所产生的无名悲剧，汇集一处，则血泪之深，深逾海水，怨毒之气，上干霄汉，日月亦将为之失明。

醒秋的母亲，便是这种不良家庭制度下牺牲者之一。她虽然并没有遭遇兰芝和唐氏的命运，但她自十六岁嫁到杜家起，一直到现在“大衍之庆”的年龄止，始终是她婆婆跟前一个没有写过卖身契的奴隶，没有半点享受，没有半点自由。

醒秋母亲姓舒，家里世代务农，到外祖父始改业为商，早死，外祖母青年守寡，抚育着膝下三个儿女，上面有个严酷非常的婆婆。醒秋母亲自幼在专制压力下长大，因此倒养成了她的“忍耐”“顺从”的德行，又造成了她“勤勉”“节俭”的习惯。她天性仁厚，资禀又聪明，对于家务，粗细都来得。在家庭里，她是个孝顺而能干的姑娘，嫁到杜家，她又立志要做个好媳妇，相夫教子，做个贤母良妻。她嫁来时，婆婆年纪也不大，只有三十二三岁。

杜家家道也甚贫寒，醒秋的祖父以佐杂官游宦浙江，以屡次捕盗有功，很快升到抓印把子的县太爷。俸禄虽有限，但那时物价低廉，佣人工资极薄，祖母身边也算有一两个丫头、女仆之类。但祖母宁可让她丫头打扮得妖里妖气，到前面门房找男仆们厮混，女仆则或由她们请假回去，多日不来；或由她们随意偷懒，却把个家媳当作牛马一般支使起来。这个媳妇是她从家乡带出来的，在她身边多年，已被她训练成为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，所以一直要使用着她。

要问母亲是怎样伺候这位婆大人呢？打骂之事倒也没有——母亲也不敢惹她到这样发怒的地步。惟日常琐

碎的工作，无尽无休，也够把人磨得头发都开花。每日清早，婆婆一下床，媳妇便捧着洗脸水、面巾、牙刷、皂角团子，服侍她盥洗以后，又要替她梳髻。那个髻子足足要梳个把钟头，然后细匀铅黄、画眉、然后换上衣服、然后早餐。早餐后，婆婆找出一大堆破衣服，旧袜底，叫媳妇用剪子细细地拆。那时候无论男人女人，都穿布袜，袜底乃双层粗布，千针万缕纳成，以取其牢固耐穿，那时叫做“打袜掌”。袜子除底以外，还有袜帮和后跟，都缝得很细致，拆开极不容易。醒秋祖母出身乡间，节省得未免过份，她把阖家男女的破袜都收集了来，洗净，交给媳妇去拆。拆开后，遇到阳光强烈的日子，调一钵浆糊，卸下几扇板门，把这些破衣破袜裱裱在一起，这叫做“裱壁壳”。裱成的“壁壳”，厚者用来作鞋底，薄者用来做小孩帽衬。

整个上午拆破衣破袜。午餐后，祖母便上床午睡。这一睡至少两个钟头甚或要睡到晚餐上桌，才肯起床。晚餐后，又上床睡了。当她躺在床上的时候，要媳妇替她捶背脊、捶膝、捻肩脊筋。捻筋的差使最为辛苦，要用拇指和食指，用力撮起两肩井或脊背相连的筋，撮得“骨笃”“骨笃”地响。祖母说这样她才会感觉血脉流通，浑身骨节松爽，否则第二天便嚷头痛，四肢沉重，以及诸般病患了。午睡的时候，捶捻一小时左右，看祖母已深入梦乡，母亲便替她覆上衾被，放下帐子，轻轻退出，回房做一点私事。晚餐后，那套按摩手术一开始，便要延长到十一二点钟才得休止。天天如此，月月如此，年年如此，祖母固然是血脉流通，骨节松爽，可怜母亲的拇指和食指，却长年瘀着血，变成紫黑色，指甲也给磨秃了。并且长年弯着

腰背用力，使母亲终身留下腰背疼痛的毛病。

祖母的年龄既不大，生儿育女，并不甘落于媳妇之后，并总要跨前一步。媳妇隔年一胎，她几乎一年一养，并且还要来个双胞胎。她妊孕期内和产育以后，母亲的辛苦加倍。母亲一生育了五胎，三男二女，祖母除小产四胎，共育了九胎，却胎胎都是弄璋之喜。因此她常常自负是一个善于生养的女人，瞧不起醒秋的母亲，对于醒秋姊妹自幼便有憎嫌之感。

实际上，祖母对于孙儿也并不欢喜，她爱的只是从她肚皮里爬出来的。

县署的膳食是包给厨子办的。开饭的时候，祖父自在外边和醒秋的父亲及二叔三叔们同吃，祖母则在上房和几个小儿子共用。醒秋姊妹有时也在桌面上，有时则大人们盛碗饭夹点菜教她到旁边去吃。醒秋幼稚头脑铭刻最深的一件事，便是每当菜肴开上桌后，祖母总要巡视一下，挑选一色荤菜，退回给厨房，用示体恤下人之意。剩下一色荤菜，男孩子们风卷残云，一霎扫尽，醒秋姊妹和母亲只能吃到点残汤剩水和一点子素蔬。

祖母一年到头喊着身上这里病，那里不舒服，银耳、燕窝、洋参也便一年到头滋补着。另外又吃若干种零食，譬如盐水花生、冰糖核桃汤、芡实莲子桂圆红枣羹，每天变换着花样。她房间里不论冬夏，总有一个大木桶，内有一钵炭火，覆着热灰，慢慢煨煮这些东西。洗银耳，用小镊镊去燕窝上的绒毛，热水脱核桃皮，脱皮后再和冰糖舂碎，这些都是醒秋母亲的事。醒秋姊妹略为长大，这件差使又落在她们肩上。

二三俩叔完婚，两位婶子都是从家乡娶来，闺训本来不错，看见做伯姆的醒秋母亲，这么贤孝勤勉，两个也想努力追随。无奈先天素弱的二婶，嫁来不久，便患了痼病，三婶不知怎么也染上了。她们同时躺倒，病了一二年，先后去世。醒秋的母亲不惟得不着她们分担劳苦，在她俩卧病期内，侍奉汤药，调理饮食，反倒费了不少的气力和精神。

俩叔续的弦却是外面做官人家的女儿，以千金小姐自居，对公婆只有外表的恭敬，服侍则半点不肯，并且背地常笑醒秋的母亲傻。家里丫环女仆好几个，放着自己一个“大少奶”的身份，为什么事必躬亲，弄得这么劳苦呢？

祖母看见新来媳妇架子大，起首也有些不服，想照家妇一样来驾驭她们，她们并不买这笔账，派给她们的工作，总给她们巧妙地推诿了。于是婆媳间不免有些零碎的口舌。那些公主们受了气，初则闭门饮泣，渐则竟与婆婆顶嘴，虽不敢恶声回骂，喋喋抗辩，总是常事。委屈太甚，便回娘家去，一年半载不归，反要夫家赔小心，说好话，才请得銮驾返。婆婆的尊严，一次二次受打击，气焰也便为之大减，以后难道敢再触犯她们，自讨这种没趣？

只有醒秋的母亲，天性既过于善良，又自幼钳制于婆婆积威之下。婆婆一生她的气，她便吓得战战兢兢，怒若不解，她便扑通一声跪倒，流着眼泪，满口认罪不迭，只求婆婆息怒。人就是这么没出息，专拣软弱的欺，祖母系在母亲颈脖间这条无形绳索，始终没有放松，直到醒秋长大到能够明白事理的时候，还常常看见母亲对祖母长跪乞

怨的情景哩。

杜家是个大家庭，份子复杂，人心又不齐。光复以后，祖父丢了官，经济上又破了产，回到故乡，不久病故。那时家里上下还有二三十口人。祖父做官时所置的几亩薄田，收入有限，一家衣食靠在外面当点差事的父亲和二叔，寄钱接济。祖母说这个家难当，一齐卸在母亲肩膀上。祖母却又说她要为几个小儿子打算，拿公家的粮食叫人喂猪养鸡。猪长足了，卖给屠肆，鸡生下蛋，叫贴身使女整篮提了出去卖。又雇工开藕塘，种莲子，种芝麻。春天养蚕，冬季塘里捉鱼。攒了点钱，凑上儿子们孝敬她的月费，便找亲族中人给她收买田地，或放高利贷。她这些事，都瞒着家里人做，自己脚小又不能亲去勘察，人家利用她这些弱点，又欺她不识字，常跑来报告，甲说：“×婶子，我替你看中了某处几分地，水旱无忧，一年准收几担谷，你中意便买下好么？”乙说：“×叔婆，某处有座桑园，收的桑叶，可养几张蚕种的蚕，你若买了下来，以后家里养蚕，用不着向人家买桑叶了。”丙说：“某处有一头水牛，已经怀了孕，牛主因家有急事求售，买下后，几个月后便是两条牛了。大好机会，万不可失。”祖母听见这话，每笑逐颜开，捧出雪花花的一叠银洋，凭中立契，立契后，中人高声念给她听，并逐句加以解释。但临到收租收利息的时候，每每半文不见。找了中人来，支吾一大阵，还是没有结果。有时候连契文都是空头支票。她做这些事时本未敢公开，也只有吃“哑巴亏”算数。

有祖母例子在上，各房对于公物，任意滥费，公共大锅才煮出的白米饭，大钵盛去养私人的鸡鸭。冬季铲取

灶里薪炭装取暖的火笼,还要用脚踏上几踏,踏得结实结实。从十五里外村镇上长工挑回的煤油,各房用来点瓦孚灯,夜里都上床睡觉了,灯芯还要旋得高高的,点个通宵达旦。人家一不如意,便埋怨当家的人。母亲上受婆婆无理的压制,下受妯娌们琐屑的絮聒,亏得她任劳任怨,大公无我,宁可自己吃亏,让他人占点便宜,所以这副重担,她还算挑了下来,否则便有布袋和尚的肚皮,也早给胀破了。

母亲不但德性好,才干也很优长,虽然家庭漏洞太大,无法弥补,不免有三月新丝,五月新谷,卯年收粮,寅年先吃之事,但她总努力设法,平衡收支,用极少的钱,维持一个相当庞大的家。男女工友在她精诚感召之下,种田的春夏耕耘,养蚕的昼夜无休,有时还很有些赢余的利益。母亲对于乡党间那些赤贫无告的人,有时请准婆婆,有时自己作主,每慨然予以援助。岁时祭祀祖宗,轮到醒秋家当值,作为祭品的猪鱼每比别家肥腩硕大,果蔬等品,也是必丰必洁。乡里间举办什么公益的事,母亲出的份子一定比别人为多。对鰥寡孤独之人,母亲必定解衣推食,厚加招待。有急难者上门求告,宁可自己典当衣服钗钏也要让人家渡过难关。故此乡党间对她人人钦佩,称之为“贤人”而不名。“贤人”二字虽来自俚俗的小说,但用之于醒秋的母亲,倒也另有一种意义。

醒秋想到母亲一生劳苦和不自由的生活,每深为痛心,但对于母亲的盛德懿行,则又感服不已。她常说大家庭一个好媳妇,等于衰世的一位贤相。她每读诸葛孔明、谢安、史可法等人的传记,便感觉到母亲的脸影隐现于字

里行间。由于母亲的痛苦，她愈了解这些名臣的用心，也由这些伟人的行谊，她愈钦仰母亲人格的伟大！

母亲这次来京，醒秋曾陪她游玩过太和三殿，陪母亲在中央公园老柏树下喝过汽水，陪母亲到过三贝子花园，这一个月以来的光阴是她生命史最甜蜜，最温柔的一页，也是母亲一生里最为逍遥自在的一段岁月。

醒秋从十五岁起，就离开家在省里读书，现在又负笈北京，客中凄凉的况味是尝惯了，但她的心总萦绕在母亲的身边。她平日看见北京同学，随着她们的母亲到处游玩，便不禁万分的欣羡，只恨自己的母亲不在北京，不能享到这样天伦的乐趣。照普通人的心理讲：二十以上的青年男女，正是热烈追求两性恋爱的时代。他们所沉醉的无非是玫瑰的芬芳，夜莺的歌声；所梦想的无非是月下花前的喁喁细语和香艳的情书的传递；所能刺激他们的只有怨别的眼泪，无谓而有趣的嫉妒，动摇不定，患得患失的心情。但在醒秋，这些事还不能引起她什么兴味，一则呢，她幼小时便由家庭替定了婚，没有另外和别人发生恋爱的可能；二则呢，她诞生于旧式家庭中，思想素不解放，同学们虽在大谈并实行恋爱自由，她却从来不敢尝试，况且她的一片童心，一双笑靥，依然是一个天真烂漫，憨态可掬的小女孩，只有依依于慈母膝前，便算是她莫大的快乐，最高的满足。

现在母亲来到北京，她可得意极了。她若在公园等处遇见同学，必定远远地跑过去，将那个同学一把拖到母亲跟前：“姊姊，我给你介绍，这是家母！”同学若和她母亲说话，她就替她们双方翻译，因为母亲听不懂北京话，而

且又是满口乡音的。这时候，她对于母亲，对于那同学，甚至对于她所接触的一切，都发生一种难以名状的柔情；她灵魂深处涌起感谢的眼泪，同时又充满了类似虚荣心的骄傲。啊！这一幅天性描成的“慈母爱女图”不值得展示于人么？有时她特意到学校邀几个同学来家吃饭，想教大家都知道她家里有一个母亲，一个慈祥和蔼的母亲。

“明天母亲便回南去了！”醒秋心里仍然想念这句话。她本想挽留母亲在北京再住几天，但这又有什么用？住了几天，结果还不是仍要回去的么？她又想跟母亲回南，因为那时暑假未满，距离开学上课还有一段光阴。但父亲说：他自己要留在京里等候什么差使，母亲虽去，他可以陪伴女儿。况且家乡离北京甚远，回乡住不了几天，又要到京上学，这一趟往返，无非是多花盘缠和多吃辛苦，有什么意思呢？父亲的话很有理，醒秋是遵从了。一个月的光阴，过得比箭还快，才迎了母亲来，又要送母亲回去。这些日子的愉快，好似一个朦胧的梦。离别的悲哀弥漫在她心头，但只是散散漫漫，昏昏晕晕的描不出明确的轮廓，因为她和母亲分离，原不止一次，若说这一回特别悲伤，那也未必。

窗外一阵风过，便是一阵潇潇淅淅的繁响，似下了雨，又像睡在船里听半夜的江涛，醒秋知道那是秋风撼着庭树的声音。她思索不知过了几时，精神渐渐宁谧起来，窗纱眼里透进如水的夜凉，觉得有些禁受不住，便仍向被里一钻，朦胧睡去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醒秋被一种轻微的步履声惊醒了。她张开惺忪的眼，见天色还没有十分的亮，室中光线仍是一

片昏暗，只觉得屋角里有个黑影儿，徐徐在那里动，轻手轻脚地像怕惊醒了床上的她，她知道母亲已起来了。

“妈，你为什么起得这样早？这时候大约还不到四点钟，离你动身的时刻还早得很呢。”醒秋说道。

“你好好再睡一忽儿吧。我的箱子还有些没收拾好，而且你的衣箱也是杂乱得很，我趁这时候将它们整理整理，好让你带到学校里去。”母亲回答。

醒秋将头向枕上一转，又睡着了。

早上六点钟的时候，预定的骡车辘辘地到了门前，大家都起来了。梳洗完毕后，父亲说这里离车站太远，来不及在家里吃早饭了，不如到车站咖啡店里去，一面等车，一面吃点心。

行李送上车后，母亲的铺盖也由仆人捆扎停当，桌上梳洗的用具以及零星的物件，装入一个小藤提包由醒秋提着。母亲由醒秋和仆人扶掖上了车，醒秋和去送别的表婶也跨上车去，仆人则跨在车沿上，这是个护送母亲回南的人。父亲，表叔及醒秋的三弟是另外一辆骡车。新娶的弟媳因母亲嘱咐她不必送，昨夜已预先来送了行，回到她母家去了。

一下劈拍的鞭声爆裂在骡背上，车轮便转动了。北方骡车的滋味，不是亲自坐过的人是不能领略的，里面虽垫有厚褥，却是一搭子平，客人坐在这褥子上，两条腿要笔直伸着，腰里既没有东西倚靠，便晃晃荡荡地半悬在空中；穹形的车篷，恰恰抵住人的头顶，车一震动，头便碰着车篷上的钉子，碰得你要连天叫苦，这样坐车，简直是活受罪！醒秋母女一向没有坐过这样的车子，被它一颠，便

觉得头脑昏眩，胃里一阵一阵翻腾，似乎要呕吐出来。母亲的脸色更显得暗淡，蹙着眉尖，用手揉着自己的胸口。醒秋知道母亲难受，挣扎地欠起身子，教母亲倚靠在她身上：又教表婶打开藤提包，取出热水瓶，倒了一杯开水给母亲喝下，她似乎才觉得心里略为安定些。

车夫不住地扬鞭吆喝，壮健的黑骡拖了这辆车子向大路上快步前进。骡子的长耳，一摆一摆动摇，与它自己的拍搭拍搭的蹄声相应和，好像是按着拍子。车里三个人像受了这调匀节拍的催眠，大家都不说一句话。

都市睡了一夜，已经在清晓的微风和黄金色的阳光里苏醒过来，又要继续它一天的活动了。这时道路两旁的商店已逐渐地开了门，行人也逐渐加多，市声也一刻一刻地增加喧闹。汽车呜呜，风驰电掣地过去，背后蹴起一片飞沙，人力车在大街上东西奔驰，交织出不断的纬线。人们负着不同的使命，抱着不同的目的，在车马丛中穿来挤去，清晨的爽气，洗涤不了他们脸上积年被生活压迫的黑影；他们还要被生活无形的大力鼓动着，牵挽着，早忙到晚，晚忙到早，一直忙到坟墓才能休止。

唉！这就是人生！道中又时见粉白黛绿的旗妇，龉齟的喇嘛僧，拖着辫子的乡下遗老，北京真是无奇不有。北京又是中国历史活动图画，几个世纪以来的人物，在这里都可以看见他们的面影。更有意思的是那一群一群高视阔步的骆驼，带来大漠的荒寒，使这莽莽黄沙的北国，更抹上几笔荒寒陈古的色彩。

走了多时，车儿到了大前门了。这地方比以前所走的街道，更为广阔。远远望去，只见络绎的车马，如潮赴